

閃念

白明 著

闪念

白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闪念 / 白明著. --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015-8192-4

I. ①闪… II. ①白…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5489 号

闪念

出 版 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万 卉 周水琴 邢树荣
装帧设计 洪堂安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59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15-8192-4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第一辑

杂谈 1

第二辑

渐行如书 65

第三辑

关于艺术 91

第四辑

茶言微语 155

第五辑

解读自己 175

第六辑

课言录 196

附录

讲座 228

集评 249

插图 264

| 第 | 一 | 辑 |

| 杂 | 谈 |

1

世界上唯一公正的应该是时间吧！最具意志力的也应该是时间！时间从你身边飘过，悄然无息，当你意识到这一刻的时候它已不是这一刻了。此时的钟声传来已不是彼时的钟声了；此时思考的我也不是彼时的我了；我此时气息的吐纳也非彼时气息的吐纳；那平时不被自己在意，很少受到呵护的兢兢业业地在你胸腔里输送血液和氧气的跳动着的心脏的此一下也非是过往的彼一下！虽然你就是如此感慨，时间仍然没有表情不动声色地又走了。

时间被看到靠钟表，时间穿越被感知靠精神，时间成为手上的把玩是古董，时间成为被欣赏的表情是丰厚的阅历，而让时间成为有感情和呼吸的“私属”则需用心人的“领悟”。

手表上的指针按精确的振频转着，那是时间被看到的形象。时间到底是什么容颜？时间本身有温度吗？时间会有情感吗？时

间是通过物质的生死来表达意志的，它自己会表达吗？时间本身有生死吗？时间有同伴吗？抑或有语言？时间站得高吗？能同时看到远古和未来吗？这想法很幼稚吧？人类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但又一想，幼稚或许就是时间送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呢，抑或就是时间本身呢！那也说不定……

对时间的敬畏存于我们对生命的敬畏之中，时间主宰着世界的公证，时间变幻着一切，看不懂的多了才让我们去信仰宗教，看得懂的多了让我们没有信仰。时间在我们的思考之中，时间在我们的黑白头发之间，时间在让我们变化着喜怒哀乐，时间让我们饥饱交替。我们的意识和身体的反映如果与大部分人的意识和反映基本同步，我们就是社会中被视为正常的人，你的意识和反映如果早上一秒和晚上一秒，要么是成功的前提要么是灾难的前兆。后悔的哲学本质是对时间的无奈和对时间一往无前的强大的绝对服从。依赖时间的生物钟在人的生活中起着相对的作用时被称为生活有规律，如果起着决定性影响而无弹性时被称为强迫症。速度是由时间决定的，速度的强大和力量是对时间的强大和力量的几何级放大。时间真的无形无味吗？不一定。时间的形在于你思考时间时看到的形状，时间的味在于你体会时间时嗅到的味道！时时不同……

时间笑的样子灿烂吗？时间会有阴影吗？时间忧愁的时候谁在陪伴？时间也信宗教吗？时间也有思想吗？虽然我仍知道这又是更低的幼稚，但我仍愿意这样想，并愿意这样相信。这样幼稚一下应该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我相信时间对每个人都在说着话，只是我们听不懂。艺术家应该是属于最靠近听懂的那一

小部分人，因为这个职业的人是用想象力去说话的。

时间能听到吗？我十三年前的小集叫《时间的声音》，我没有将作品集叫“时间的容颜”，是因为“容颜”可以看到，却是表面及小部分，但倾听“时间的声音”却有无限可能和无限想象还有无限理解……

时间能让“在”与“不在”存于两世、分秒之间。“在”的时候多想想“不在”，智慧就有了光芒。智慧之本质是“真情”和“在”的意义！从“不在”里证出“在”，并从“在”里逻辑出“不在”，从而了然了“不在”是多么公正和不公正！

“悟”既是心，也是情！更是从“不在”反推到今天的“在”的重要……

当我已不能用完整的时间读完一本书，儿时却能望着天空的云彩至日落暗淡，时间是什么概念？当今天婴儿的新生和老人的死亡可以定格在几分几秒时，两晋文人心中的时间是个什么概念？当我们在屏显上点击一条信息不能马上见到都无法耐心等待的今天，那些仍在抄写着经书的信徒的时间又是什么概念？

时间是一种非显现的深刻与公正，让人能明白些事理，去掉些小惑，产生些温情，变化些角度，获得些感悟，有了些表达，少了些外在和欲求。时间有回不去的过去和未知的未来及可能把握又常常不能把握的现在。创作于我不是“表达”，是一种排他性的“记录”！

如果认为我是读书人，我并不迂腐。如果看到我偶尔愤青，我也不是公知。如果认为我是艺术家，我又没有大范。见着我散步、喝茶、穿中式衣，我与“国学”也没什么关系。在课堂上讲课，是职业。在工作室无闲是习惯。好老物、异石，是敬仰时间。

看似平凡的每一天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不一样的，喜悦与忧伤，获得与失去，团聚与别离，同一时间！不同“空间”！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表达却大同小异。表达的意义是给被关注者的，不被关注则无须表达。我们离古人很远，我们用想象和敬仰填补意义；我们离外国人很“远”，我们用尊重和善意弥补距离；我们离今人很近，我们却用现实和挑剔去“远离”！其实，我们能理解的恰是“古人”和“外人”，我们难解的正是自己和今人，原来“时间”和“空间”证明的是“远近”和“彼此”。远即是近，彼即是此！

有时思考会带来“恍惚”和“不真实”，对应今天的中国是这样，对应自己的回忆也是这样。这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的日常，依据知识和今天的现实，总有许多“片断”如梦般经不起推理，可又不容置疑。按思考中的所有前提原本应是另一种可能？知此“思考”无益，却仍不由自己，由“时间”引起……

在一个你并不想来却不得不来的陌生空间里，有时，思绪会进入常常被自己忽略的自身之内又是自身之外的领域，避开了自己的视线，真实地依着某种气息或光影，唤起的却是与这些毫

不相干的另一种记忆，却是陌生的记忆！这种感觉非常美妙和柔软，让我极愿沉迷。想记下些什么，又无一丝痕迹可寻。

时间是无数条不相通却密布交织的隧道，人进入这自成“逻辑”却透明如丝织般的“隧道”，距离近得彼此可以被看见，但速度和感知自成体系，相望并各行其道……

学生问我，如果将学习艺术与人生联在一起什么能力最重要，回了几字“对时间的领悟”！

“时空”予与肌体和心灵的感受大多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由于习惯了也就漠视了。其实我们在“时空”里拥有许多的可能，除了显现的行为，还有“心灵”在“时空”里的游玩，这种显现与隐性的两种状态同时被自己“意识”到，我想应该就叫“恍惚”。我时常“恍惚”，或许就是我自认心智健康的“理由”？

只有时间无始无终！

天灰蒙，小雨，高楼里。一种清爽平静的忧郁随视线到达远方，却明知视线没有穿越多远，甚至没有越过对街的建筑。玻璃窗上的雨线近在眼前，思绪却飘向了不定的更远。不年轻也不老的我，却在二十余年前迷恋过太多老年人常迷恋的“痕迹”“时间”“旧物”“意识”“水象”“灰白”……（这些都曾是我的创作主题），现在是迷恋“走神”！“走神”很美妙：是一种无感觉的“穿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时空游历”；是一种无“我”的境界；是绝对非常态的“异域之

旅”；是一种非冥想的“一恍回视”。又一恍，陌生回到熟悉……

我喜欢“过客”这个词，过客有动态，快一些显浪漫，缓一些显从容；再快一些叫飘逸，再缓一些叫静闲。不管怎样，过客是速度的一个程序：或清晰或模糊，但都很“美”。我们于各自的人生是大过客，于自然是小过客；创造历史的和给我们的精神喂食的人是人类的大过客，芸芸众生是人类的小过客；我们于亲朋是至关重要的过客，于他人是无关紧要的过客；于我们有关的任何事与物是有缘分的过客；于我们无关的任何事与物是无缘分的过客。

“过客”还反映出我们的生存范围，我们只与这世界很小很小很小的部分空间发生联系，所以一切自大的宏伟都是自以为是“过客”。人生最大的过客是“拥有”的“过客”。

“过客”将我们定在一个时间短暂、空间窄小、情感悲观的纬度中。“眼光”不仅关乎我们看到什么，还关乎于我们在看到中取舍什么。视线的落脚处可能是我们想象的起始处，想象飘到何处就不以这个落脚来牵引了，这正是思想美的本质和意义。但再丰富奇异的天马行空的美学想象也要靠落到实处才能得到意识的确认，否则联想甚至是不被联想者自己尊重。而这个产生美的实处则存于我们生活的周围。“过客的眼光”是我的层面和我的角度和我的生活，艺术创作是我以“过客”身份向我“过客着”的世界和社会说话的一个方式。这是一个被动的“过客”，但我却无法更改我“过客”的程序，成为另一种“过客”。

欣赏被“过客着”的这个世界，体察身边的美学和智慧，享受至高的家庭依赖和本来就很小很小的自然空间带给我们无穷的微小乐趣才是一个合格和成功的“过客”。将眼光变得祥和，享受“过客”的快乐！“过客”的深层意义还暗示了我们对问题和现象的研究和反映不可能真正做到透彻和准确，表象具有粉饰一切的功能。

“过客”的另一个深层意义还暗示了我们不仅不容易看清事物的本质还容易健忘，因为健忘所以还容易执着、固守和恋旧。这给了记录和反映这些“过客”们的行为和感慨的史记、文学、艺术和影像等一个有意义的存在，欣赏、学习、收藏和研究才有了体系和各自的专业。“过客”们各自过着，而这所有“过客”们的记录和反映就成了文化。在哲学本质上，一切有益的关于物质和精神的记述、创造、发明都是源于生命对“过客”现象的深层恐惧。

青春年少时，无所畏惧，“死亡”二字是遥远的南极，既不会提也不会想；生命健康时，“死亡”二字是可以随口发声的一种调侃，在心里却是毫无挂碍；力不从心，年岁渐长时，“死亡”二字偶有提及，在心里也存有隐形；病难随身，年岁已高时，“死亡”二字很难启口，心里却常有念及；如你或你所爱之亲人身有绝患，那“死亡”二字就成了口中的避讳，在心里却是时时地占据；当你亲临亲人挚友的离别，“死亡”二字就是那一刻两界的“解读”，让你永不能信，永不能释！当孤独、敏感、怀念和思想成为一个人的生活主体并必须面对常常见到和听到的各种“死亡”时，“死亡”就成为被思考和研究

的对象：既恐惧又迷恋，既精神又肉体，既想象又体验，既无关又切身……此时，“死亡”已不是单一的最终生命指向，而是与“生命”有关的双向延伸和一体共融的转换！

一好友长兄发来短信询问：以我之状态和年轻如何思考起“死亡”来？呵，他想岔了。这只是想到即发的感慨，证明此时此刻我思我想而已，仅此而已。没有“死亡”何来畏惧，何来美善？何来敬爱？生活在思想和哲学中的人，对“死亡”问题有天然的关怀和投入的浪漫。我清晰地记得童年时就曾纠缠于这个让我在许多年以后才略知一二的话题，这个话题从此就如影相随了。宗教里，文学里，艺术里，现实里，人群里，意识里，身体里，亲情里，光明里，阴影里，正义里，邪念里，欲望里……无处不是将最终的归途落在了“死亡”上！这世界上唯一公正的是“死亡”。思考“死亡”是需要纯粹、严肃和勇气共同对待的深刻话题。思想得越早自身的获益越大：能看淡别人看不淡的，能放下别人放不下的。能将从容、淡定变成风度和容颜，能让自己成为接近真实的自己。思考“死亡”，仅此而已！

“远”是空间和距离，却是想象与激情的落点。“远”的神秘和“远”的未知正是填充美好和理想的场域。东方人对“远”的倾爱更是因为这种审美的“远”是一种无法被证的“自由”的美，这种“自由”是人性浪漫的祥云，依着性灵在空中飘逸升腾，若隐若现，由着心性的“云”与之呼吸。

记忆的本质是情感的。可以自然自动地甄选被记忆的往事并附加岁月而改变其初发的“性质”，这是每个人自成系统的生命

活动，从不停息。时间将许多的事淡忘，又将许多不经意的小事慢慢抚育成可以让我们感动并能从中不断生出鲜活的“记忆”来的记忆安慰。被不断加深和记起的往事，越小越不起眼越被自身忽视或越是我们需要的“健康”依赖。

人们使用“记忆”最多的地方是获取知识，并依靠这个能力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但人的幸福感与“知识记忆”联系并不紧密，能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是“情感记忆”。

生活环境的变化太快，让怀旧的年龄大大提前，原本缓慢的群体式怀旧变为个体怀旧。怀旧有时并非总是真实的回忆，怀旧有时是怀旧的人在顺着他的内心不断地改编“回忆”！怀旧虽然美，却是深浅不同的忧伤！

岁月如丝，缠缠绵绵，很厚却温软！明明不想怀旧，怀旧却来了，明明想深陷怀旧，怀旧却在那温软的外面。

宇宙入心！个人是有限的，因有限才让人充满智慧：宇宙不知道人类“存在”，所以我们最好用一半以上的时间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余下的时间用于事业和创造，“精彩人生”在平和且唯一的个体生命面前，意义没那么重要！

冬日里在明媚的太阳下晒着，安静地看着天空的蓝色里泛出暖暖的黄调来，遥远的“无”里竟全是童年心象的“有”，脑海里生出“壮丽的苍穹”字样！我们就在这样的苍穹下比光速还快地闪过，却可以缓慢地享受着日照并缓慢地思考且觉得人生有趣。

我们人生的旅途中，熙熙攘攘，思想之门的钥匙和自由的行李却常被我们寄存！当需要慰藉时，已想不起寄存的地方在哪儿。

“距离”是个神奇的空间，不仅改变视觉还改变观念！“距离”虚化了细节，让人容易生出宏观；“距离”让人充满想象，容易产生创造；“距离”让人隔断得失，有利准确判断；“距离”让人滋生善念，容易生出浪漫和美好……

我们很少去思考上一秒和下一秒的不同，日复一日时，它们没有“区别”。当情感异化、当结果改变、当生死转换时，这上下的不同几秒就是“两个世界”，人们感慨的是这重大的“时”不同，忽略的是无异的相近。时间之于生命，每时变化细微，实难察觉。无奈日积月累，一旦显现即是强大的意志。

2

我其实并不喜欢糯米，但却喜欢粽子。我并不多吃粽子，更喜欢闻粽香。并不只是闻其香，我更喜欢看它的形。并不只是喜欢它的外形，我还喜欢看它的内心！古人怎么会做出如此美雅的简朴食物？为着纪念一位气节高贵的文人。粽子的形状多美呀！不用视觉细抚和加上思考便不知其隐藏大美的神奇（极简主义造型让我们会联想到许多现代美学和流派）。糯米泛黄的白的莹润华泽，在粽叶暖暖的青绿色衬托下显出的静美让你透不过气来！一片的清白。粽香是需要闭目深吸细细体会的，粽香飘来也可以治疗乡愁和鲁莽的……粽香在汉人的记忆里飘了两千余年！如果能邮寄一种气味给我的未来，我希望是一缕粽香！

兰溪白枇杷让人很爱！虽说今年的白枇杷因天气原因不如往年，运到北京后也没在树下摘尝那么鲜美。但其色黄白，绒毫细柔，体量小巧，形态一致而各不相同，皮薄如竹衣，饱满温软。成熟枇杷去皮极易，掀下的果皮自然卷曲，几可透光。无论你怎么小心怜爱、用力轻盈，汁液已顺手而溢，雅香渗鼻。

果肉牙白，入口透香，切不可速咬，轻合牙床，再用舌将富含汁液的果肉一抹即化，由味蕾而心会：甜而不腻，香而不魅，柔而不软，滑而不粘！有微醉的得意和文人特有之想象的飘逸！

我景德镇工作室开馆，几个朋友送的红酸枝书柜和巨大的巴西黄花梨木桌让我每次看着摸着用着，心里总是觉得应该是宿命信缘的！如此几百年上千年的上好好木转辗几万里，竟静静地安置于我的书房、茶室和工作室，与我朝夕相处，为我安神静气，悦我性情……无缘又何至？

朋友送来几枝自家院子里折下的盛开蜡梅，插在宾馆的长形玻璃瓶里，房间里有了早春的气息。蜡梅的嫩黄有点厚，对应着朴实的枝节又略显娇弱。梅香怡人，却儒气略重，近嗅有蕊粉之味，稍远适宜。我虽偏爱白梅，但有蜡梅可赏也是春节一雅。

院子里一老盆景被我忽视了，小雨中闲踱，见着，一惊，自然太自然了，上上茶人境界。盆里乾坤，含着禅意妙语，却是寂静无声。一时出神。

柳帘丝风摇，唯她能稳秋！

感动着荷一生的形态美雅。任何的季节，任何的天气，任何的角度，任何的心情，荷都能以其形色的动容、淡定迎接所有投向她们的视线。无论疏散与密集，青春年少与阅历丰满都是素面纯朴、本真天然，穿插交合、舒合安泰。

枯荷也灿烂，无丝毫做作地将情色交与天水，裸露的筋骨是骄傲与无求的满足，并散发出太阳的味道来。驻足静听，荷阵撼胸。

荷、风相融，摇曳生姿，伫立，走神竟是清空！

一片叶子飘落在慢镜头里，在地理频道，极静极缓慢地飘落，见到一自然落叶的真实情态，又生出了感慨。这叶由生而长而黄而枯，从未被关注过，而落下的这瞬间却被镜头捕获，一闪而过的自然之景被巨大地放慢，被巨大地注视，这一瞬，一叶如“释”了！叶只是“自释”，无选择，来即来，去即去，见到这飘落了，却让我更想知道这飘落之前其生长的精彩来！这叶生于何处何枝何向？落于何地归于何方？我们看到的是“如释”！镜头里的震撼源于极朴素的真实，我们的眼睛比镜头见到了更复杂和记录了更浩瀚的真实，只是我们少了关注和回放。

银杏树现在仍是无叶的光枝，却是让我能注目细品的树种，树形简单，情态也简单，但“银杏”的名字和树身的肌理、质地却仍有着特殊的场息。气质干净，枝节却长得自由，甚至有点唐突，枝头如钉，略显生硬，这种“不拘小节”的生态带着一种见多识广的风度，且并不张扬。人们对无叶的银杏是漠视的，至少是少了关注，只因其树的平常与低调。确实，冬天的银杏苍劲不如松，抒情不如柳，清雅不如竹，肆意不如藤，孤傲不如梅，但银杏的独特恰是在这些“异”里显出了不温不火的安详和无求。相望，一想这“无叶”的枝头上的每一叶苞转过几日十几日就抽出了绿芽，且是一种绿里泛黄如“白茶”